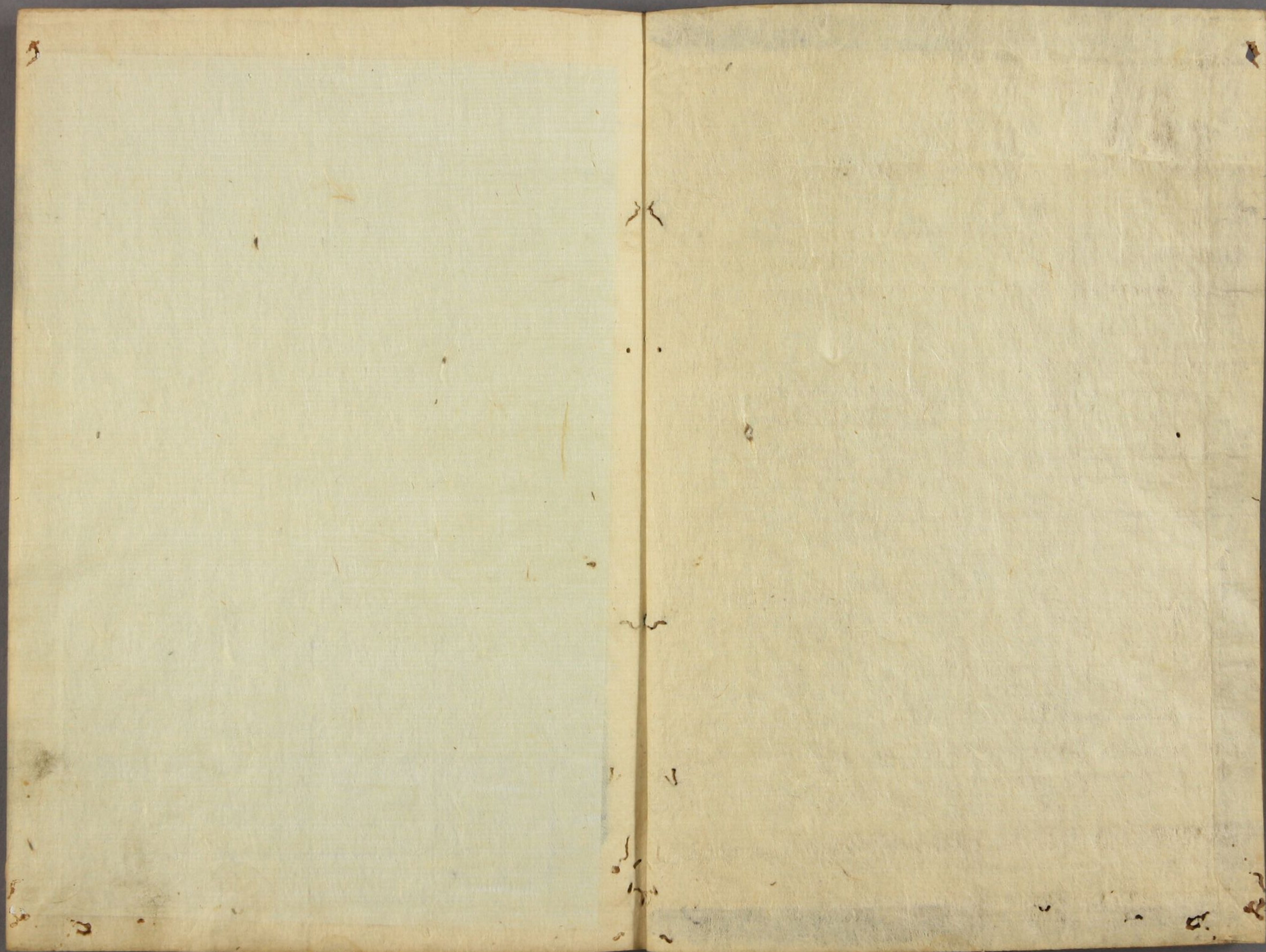


騰

天在肱
地育篋

莊子

QC13
2039
4



莊子肅齋口義卷之四

肅齋林

希逸

莊子外篇胠篋第十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緘滕固扃鐃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揚篋擔囊而趨唯恐緘滕扃鐃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為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為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者齊國隣邑相望雞狗之音相聞



罔啓之所布桑扈之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卿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耶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

看此篇便見得憤悱之雄處粧撰一段譬喻自爲奇特肱開也探手取之也撥亦開也鼠竊之盜却下此六字非文乎緘滕繩結也攝纏繞也

肩管鑰也鑄鎖也世俗之知本爲鼠竊之備大盜至則併挈而去矣田氏篡齊以私量貸公量入看左傳所言便是借聖人之法以濟其盜賊之謀戰國之時大抵如此故莊子以此喻之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竊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耶昔者堯逢斬比干剖萇弘胞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耶夫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杏知也分均仁也五者

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胞裂也靡爛也皆得罪而喪其軀也四子雖賢而身皆得罪盜跖反以自免此言賢者不足自恃而竊聖道之名者或以自利爲盜之聖勇義知仁此是莊子撰出這般名字以譏侮儒者其言雖怪而以世故觀之實有此理說到不善人多善人少利天下少而害天下多處亦是精絕

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

楚方代魯以其酒薄也而梁乃代趙以魯不得而援也唇與齒似不相關唇竭而齒自寒川與谷不相于川竭而谷自虛丘與淵不相于丘夷而淵自實即今人所謂張公喫酒李公醉也以喻聖人之法不爲盜設而反爲盜賊之資故曰

聖人生而大盜起聖人不生而大盜不起掊擊
聖人縱舍盜賊言亦無聖人亦無盜賊而後天
下治也川水滿則山谷之中皆有水川竭則谷
自虛矣川與谷雖不相通而春夏之盈秋冬之
涸却同也丘夷山頽而夷平也猶曰山附於地
剝也山夷則土實之於淵是不相關而相因也
無故即無事也重聖人而治言聖人復出也聖
人復出而制法愈密欺詐者得之益可以欺世
故曰重利盜賊也魯酒薄而邯鄲圍又見淮南
子其文稍異意亦同

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爲之權衡
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爲之符璽以信之則
并與符璽而竊之爲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
而竊之何以知其然耶彼竊鈎者誅竊國者爲諸
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耶
斗斛權衡符璽仁義四者并言以下抑高之意
竊鈎小盜也鈎腰帶環也戰國之諸侯篡奪而
得皆大盜也小者誅而大者乃如此憤世之言
也旣爲諸侯則其立國亦以愛民利物爲事是
亦不特竊國併竊聖人之仁義聖知也

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

名爲大盜者。人皆欲逐之。今之諸侯。皆竊國者。立於人上。人謂誰不見。故曰。揭如此大盜。昭昭於世。併仁義。斗斛權衡符璽。以竊之。而世未有立賞以求捕。用刑以禁止者。是皆憤世而爲此言。魚不可脫於淵。言不可離水也。聖人之法。只

可自用。不可使人。人皆知之。故曰。非所以明天下也。明者。天下皆知之也。

故絕聖棄智。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擿斗折衡。而民不爭。殫癸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

摘玉毀珠。焚符破璽。剖斗折衡。皆是激說。以結絕聖棄智之意。非實論也。殫殘者。毀削也。盡去聖人之法。民始純一。可與言道也。故曰。民始可與論議。此皆憤世之辭。故人每以剖斗折衡。焚符破璽之事。譏議之。其實即老子不貴難得之

貨則民不爲盜之意但說得過當耳東坡曰人生識字憂患始豈欲天下人全不識字耶

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鈎繩而棄規矩攬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鑠矣人含其聰則天下不累矣人含其智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曠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

以燭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

擢亂者抽擢而繫亂也六律有長短之叙抽而亂之使其不可用也鑠絕焚棄之也有瞽曠之耳而後能爲律樂之事塞其耳則人之聽皆合乎自然無此等造作也明巧兩句其意亦同因巧字却舉老子大巧若拙一語以證之是文法處曾史有忠孝之名楊墨有仁義之言攘除而棄擲之使仁義之說不行則天下之人同得此德始歸於玄妙矣不鑠不消散也不累無係累也不惑不相誑惑也不僻無偏陂也以曾史楊

墨與師曠工倂離朱并言乎以小抑大也外立其德者重外物而失本心也燭亂者言熏灼而撓亂之也以正法言之此等人皆無所用言皆當去也故曰法之所無用也此一句結得極有力文字之妙處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羲氏神農氏

十二个氏只軒轅伏羲神農見於經自此以上吾書中無之或得於上古之傳或出於莊子自

撰亦未可知亦猶佛言我於過去其劫也雖若大言然以天地間觀之自伏羲以來載籍所可考者三千餘年豈有許大天地方爲三千餘年伏羲以前必有六籍所不傳者但言之則近怪妄然亦不可不知但如吾閩自無諸以來方見於漢至唐而後漸有文物無諸之前當猶草昧可也近時囊山寺前耕於野者忽得一穴其間金玉之器鼎彝之屬甚多人皆竊而去之最後既虛鄉人皆相率而就觀其塲無大小皆雕人物龜虎不勝精巧此前穴也其後一塲以鋤斧

擊之韉々然有聲但堅固不可動必是銅鐵所
灌意非有國者之境不然書籍所載閩之上無
聞焉則必有之而不傳者然則容成大庭之類
不可謂無之

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
安其居鄰國相望鷄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而不
相往來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
踵曰某所有賢者羸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
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
之外則是上好智之過也上誠好智而無道則天

下大亂矣何以知其然耶

井食而下又是山無蹊隧處抽繹出來其所有
賢者羸糧而趨之便是暗說孟子荀子推而上
之孔子亦在其間矣觀齊稷下與蘇張之徒便
見莊子因當時之風俗故有此論好智則非自
然之道矣故曰好智而無道

夫弓弩畢弋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上矣鈞鉗網
罟罾笱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置罟之
智多則獸亂於澤矣智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
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辨矣故天下每々大亂罪在

於好智

畢有柄之網也弋繳射也機變之詐也削格猶漢書曰儲胥也猶今之木柵也捕兔鹿者亦有之置罟亦網也智詐以智而相詐也漸毒相漸深而爲毒亂也頡頏頡頏也滑汨亂也解垢鬲角也堅白解垢異同皆當時辯者之名以取魚取鳥取獸之事與辯者并言之亦是以曾史與斗斛權衡并譏之意每々常々也常々如此而至於大亂皆好智之罪也

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

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

亂

知與智同

不知者務外求異者也已知者曉然而易見者也自然之理也不善在人者也已善在我者也即齊物所謂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言但知他人之非而不知已之所是者亦非也

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隳四時之施喘矣之虫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智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々之民而悅夫役々之佞釋夫恬憺無爲而悅夫噶噶之意

莊子外篇
九
噶々已亂天下矣

上而日月下而山川中而寒暑四時微而至於
喘莫肖翹之物皆失其自然之理故曰莫不失
其性甚矣夫好智之亂天下也此嘆息一句而
結之也喘莫微息而動之物附地者也蝸蟻之
類肖小也翹輕也飛物也蜂蝶之類肖音蕭種
種穀實之貌役々務外作為之貌噶々噶々也
上句既結了却以三代實之謂三代以下便是
如此故曰自三代以下是已噶々役々兩句對
說下面只拈噶々字結便與前篇素朴而民性

得矣處同逍遙遊曰湯之問棘也是已起語也
此曰三代以下是已結語也起結雖異同一機
軸也

莊子外篇胠篋第十

莊子外篇在宥第十一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
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
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
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怙也桀之治天
下也使天下瘁々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怙
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此篇又做一句破
題又是一體在者優游自在之意淫亂也靜定
則不淫矣宥者寬容自得之意遷爲外物所遷

移也使天下之人性皆不亂德皆不移於外物
又何用治之乎不恬不靜也不愉不樂也以堯
對桀言之曾史盜跖之類也全書意勢皆如此
其理皆未正然筆力豈易及哉以不恬此不愉
便無輕重矣

人大喜耶毗於陽大怒耶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
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
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
天下始喬詰卓驚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
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

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凶今季終
以賞罰爲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喜屬陽怒屬陰毗益也醫書所謂有餘之病也
致中和則天地位失其中和則有四時不至寒
暑不和之事氣序既逆則人亦病矣使人者言
因堯桀在上致人如此也喜怒哀位居處無常
謂妄爲妄動也憧憧往來明從衆思是思慮不
自得也成章有修理也不成章則失中道矣喬
好高而過當也詰議論相詰責也卓孤立也驚
猛厲也此四字皆形容不和之意盜跖曾史只

是替換賢不肖字用心既不和則賢不肖皆非
矣爲天下者於其賢者而賞之於其不肖者而
罰之賢非真賢出於好僞舉世皆然故欲賞而
不足不給亦不足也言世間此等多矣其意
皆是譏實者乃與爲惡者對說所以重抑賢者
也人々皆慕賞避罰以僞相去則豈能安其性
情自然之理哉

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
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
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

也說智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
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
八者乃始鬻卷儻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
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耶乃
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儻之吾若是何
哉

爲明而好五色爲聰而好五聲皆亂其真矣故
曰淫德與理自然者仁與義有心以爲之故以
爲亂於德而悖於理技能也淫樂也彼以禮樂
爲外物故曰相於技相於淫相助也助益之而

愈甚也藝業也疵病也業乃自勞病乃自苦以
聖智之名而悅之則愈勞愈苦矣故曰相於業
相於疵此聖字止近似能字猶今言草聖之聖
也故於盜亦曰妄意室中之藏聖也此皆字義
不同處讀者當自分別不可與語孟中字義相
紊亂八者明聰仁義禮樂聖智也安其自然則
八者雖有亦不能爲累故曰存可也亡可也不
安其自然則八者能爲害矣鬱卷局束之貌儻
囊多事之貌豈直過也而去之言不特獵涉一
過隨即休止齋戒以言謂鄭重而誇說之跪坐

以進謂致恭盡禮而相傳授鼓歌以儻之謂言
之不足手舞足蹈也此皆譏一時之學者吾若
是何哉言汝輩如此果何爲哉吾非自言指他
人而言也猶詩曰我姑酌彼金罍婦稱其夫也
書曰我用沉酗于酒微子稱紂也此是文法
故君子不得已而監蒞天下莫若無爲無爲也而
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托
天下愛以身於爲天下則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
能無解其五臟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龜息淵默而
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爲而萬物炊累焉吾又

何暇治天下哉

此段直說無爲自然之治不得已三字便有有天下而不與之意以其身之可貴猶貴於爲天下而後可以天下托之以其身之可愛猶愛於爲天下而後可以天下寄之此兩句文亦奇理亦正讀莊子之書於此等句又當子細玩味禮記曰筋骸之束解其五臟便是不束矣擢抽也過用其聰明也尸居者其居如尸然即曲禮所謂坐如尸也龍文采也尸居無爲而威儀可則自然有文故曰尸居而龍見淵深也靜也默不

言也雷聲感動人也雖不言而德動人也禪家所謂是雖不言其聲如雷也故曰淵默而雷聲神精神也天々理也動容周旋無非天理故曰神動而天隨如此三句亦可以莊子爲異端之書乎理到而文又奇所以度越諸子炊累即是野馬塵埃生物以息相吹之意炊動也累微細而累多也虛室之中漏日如外處看日影中微塵便見此兩字下得奇特若動而又不動若多而不見其多故曰炊累言我若無爲於上而天下之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得自樂如萬物

之炊累然又何用我容心以治之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撓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今下囚殺綽約柔乎剛彊廉剗彫琢其熱焦火其寒凝水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僨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

此一段把孟子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合而觀之便見奇特無撓者無撓亂撓拂之也排下者不得志之時愈見頽塌得志之時則好進不已上此心向上也下心趨下也向上向下皆爲囚殺

乃自累自苦之意綽約儼美也剛強之人或爲綽約所柔以項羽而泣涕於虞美人是也廉剗圭角也彫琢磨礪也諺云入太學者菱角入去雞頭出來即此意也少年得志之人多少圭角更涉憂患世故皆消磨了故曰廉剗彫琢其內熟時如樵火然其凜今時如疑氷然此皆形容人心燥怒憂恐之時一俯仰之間而其中心往來如再臨四海之外其急疾也如此撫臨撫也猶言行一過也其居也淵而靜言心不動之時其動也縣而天言此念一起之時如縣係於天

債與憤同。債，驕亢戾之狀，不可係，即不可制也。佛經云：如何降伏其心？看他降伏字，便見得債。驕不可係之意，此一段模寫人心，最為奇妙。非莊子之筆，亦未易能也。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撓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肢，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臟，以爲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讎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峽，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智相欺，善

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熳矣。天下好智，而百姓求竭矣。

股無肢，猶髀肉不生之意；脛無毛，言勞其足也。矜，音勤，與謹同，矜也。項籍傳：鋤耰棘矜，此言矜梗其血氣也。猶曰：柴其內也。規，爲也。言其爲仁義法度，勞苦如此，雖如此勞苦，而猶有無奈何處，故有放流之形，不勝天下者，言其無如天下何也。四罪而天下咸服，本舜事也。而莊子喚作堯，所以曰其辭雖參差而諷詭可觀。見天下篇，此便是參差處。是實供吐了堯舜，且如此延

及三王尤大可駭矣施延也三王既如此所以
下而小人則爲桀跖之行上而君子則慕曾史
之名而起儒墨之爭於是自喜於我而加怒於
人自以爲智而以人爲愚自以爲善而以人爲
否自以爲信而以人爲誕彼此皆然故有相疑
相欺相非相譏之事即齊物篇中彼亦一是非
此亦一是非之意爛熳字下得好性命之理到
此都狼籍了求竭者言下無以應之也

於是乎鉞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々
六亂罪在撓人心故賢者伏處太山嵯岩之下而

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誅死者相枕也
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
攘臂乎桎梏之間噫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耻也
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爲桁楊桎梏也仁義之不
爲桎梏鑿柄也焉知曾史之不爲桀跖嚆矢也故
曰絕聖棄智而天下大治

此段言其不勝天下遂至於用刑鉞鋸繩墨椎
鑿皆用刑之具也繩束縛者也墨黥涅也脊々
者猶藉々也罪在撓人心者言自黃帝始也賢
者隱遁不出而其君自勞天下被罪者甚衆氣

象如許而儒墨於此時猶且高自標置於舉世罪人之中故曰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離跂支離翹跂也攘臂奮乎言談也乃自許自高之兒意嘆也甚矣哉言所爲已甚也儒墨於此可謂甚不知耻也上下兩甚矣字意都不同皆是奇筆處析楊桎也相推言行者相挨授也桎跖借魯史之說得以自文而爲害是曾史爲盜跖之嚆矢也桎梏今枷中橫木亦楔也嚆矢也今之響箭也

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崆峒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群生爲之奈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黃一作公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々者而一作十一又奚足以語至道

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是致和而使萬物育也官陰陽以遂群生是燮調陰陽以順萬物也官

各任其職也。陰陽不相矣。各當其職曰官物之本然者。曰質。即前言至道也。物之殘者言害物之事也。天地陰陽皆自然之理。五穀群生亦自生自遂之物。有心以官之。則反為物之害矣。而汝也。指黃帝而言也。族聚也。雲不族而有雨。是此有而彼無也。不待黃而落。失時也。荒者日月有薄蝕廢其光也。荒廢也。翦々猶淺々也。

黃帝退指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間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

可以長久。廣成子蹶然而起曰。善哉問乎。來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々冥々。至道之極。昏々默々。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神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必無所知。汝神將守形。乃長生。

不曰治天下而曰治身故以爲善。問窈々冥々。遠而不可窮也。昏々默々。微而不可見也。無視無聽。耳目俱忘也。神存於心曰抱靜。而無爲形。則自正。神必清靜。形不勞役。氣無搖動。則可以長生。今修煉之學皆原於此。如仙如佛自古以

來必皆有之亦不是莊子方爲此說也無勞無
搖此無字與勿字同有禁止之意目無見耳無
聞心無知又解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兩句神守
其形則可以長生此神字今修養家所謂嬰兒
是也

慎汝內閉汝外多智爲敗我爲汝遂於大明之上
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爲汝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
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
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
吾形未嘗衰

慎汝內不動其心也閉汝外不使外物得以動
吾心也纔多智則爲累矣不識不知而後德全
故曰多智爲敗至陽之初大明也至陰之初窈
冥也原初也大明之上太虛之上也窈冥之門
無極之始也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亦是此等
說話但其辭涵畜莊子要說得暢快故其辭如
此爲汝者教汝也遂從也猶往也入窈也言欲
教汝極至於此也官職藏府也此言人身自有
天地陰陽也我之天地各官其官我之陰陽各
居其所則此身可以慎守物々皆自堅固物者

我身所有之物也故曰物將自壯所守者一而不雜所處者無不和順此所以形雖千二百歲之久而不衰也處者處事處物也感而應之者也天地即吾身之健順也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汝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爲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爲極得吾道者上爲皇而下爲王失其道者上見光而下爲土今夫百昌皆生於土而及於土故余將去汝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爲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

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

廣成子之謂天者言其可與天合一也物安有窮而人必求其所終物豈可測而人必求其所極是以有涯而隨無涯也此兩句極有味以龕言之則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喚亦此意易不終於既濟而終於未濟是知物無窮而物無測也子在川上而曰逝者如斯乎亦指其無窮無測者言之上可以爲皇下可以爲王此皇王字如聖盡倫王盡制如天下篇所謂內聖外王也皇是無爲者也王是有爲者也非三皇與三代

之王也上見光者日月也下爲土者地也言居
天地之間矐然無知舉頭但見日月低頭但見
地下而已百昌百物也生於土而反於土葉落
歸根臭腐化神奇神奇化臭腐之意去汝者離
去人間之意無窮之門無極之野猶言天地之
外也可與日月天地相爲長久故曰與日月參
光與天地爲常緡與冥同昏昧也當我者迎我
而來也遠我者背我而去也物之來去我皆泯
然而不知故曰當我者緡乎遠我者昏乎人盡
死去以其心死而不知道也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
脾爵躍而遊雲將見之倜然止贅然立曰叟何人
耶叟何爲此鴻蒙拊脾爵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
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
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
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爲之奈何鴻蒙拊脾爵躍
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
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
天忘朕耶天忘朕耶再拜稽首願問於鴻蒙々々
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

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爲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蒙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群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意治人之過也扶搖之枝即扶桑日出之地也拊脾雀躍形容其跳躍自樂之意倘然自失之兒贗然屹立之貞叟指鴻蒙也趙州見投子買泊而歸州云久聞投子今見買油翁投子曰油之看禪宗此事便見對雲將曰遊乃是莊子形容鼓舞處油字與遊字不同非以油爲遊也不輟而對曰遊仰

視曰吁畫得自妙育群生之問便與前黃帝之問同掉頭搖頭也天忘朕耶朕我也呼鴻蒙爲天言前日曾一見尚記得否豈已忘之耶浮遊周遊也猖狂軼蕩也不知所求無所求也不知所往無所往也軼掌紛汨也無妄真也遊於舉世紛汨之中而自觀其真不得已於民言欲謝絕之而不可也放效也民以我爲法也天之經常物之情實皆自然而已今旣以有心爲之則是亂逆其自然矣豈得成自然之化故曰玄天弗成玄虛也猶言先天也獸群而不爭則無異

類同類之別今各解其群而去則是有尔我同異也鳥皆夜鳴驚而不能輔物之自然而使失其性則草木昆虫皆被禍矣此皆自有心以治人始亦猶前曰罪在櫻人心也

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蒙曰意毒哉仙之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蒙曰意心養汝徒處無爲而物自化墮尔形體吐尔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溱溱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々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々沌々終身不離若彼知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闕其情物固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

然則吾奈何者言今既如此如之何而可也毒哉猶石頭所謂苦哉々々是也仙仙乎急去之自言汝已自毒自苦可急々歸去不必問我這一段粧撰問答處便似傳燈錄上說話心養者言止汝此心自養得便是不曰養心而曰心養當子細分別徒但也言汝但處於無爲之中而物自化自化者往來不息自生自化之意也將從前許多聰明皆吐去而莫留之倫與淪同淪

沒也泯沒而與物相忘則與溱溱大同矣溱溱無形無朕未有氣之始也解心解去其有心之心釋神釋去其有知之神莫然定也無魂者無知也○精曰魄神曰魂無魂者猶前言塊然以其形立也解心之心與心養之心自異解神之神與抱神以靜之神自異此等字又當子細體認云々衆多也各復其根生者必滅也雖滅而不滅滅者又生故曰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無知無覺之兒渾沌則終身不離乎道矣纔有知覺則與道爲二故曰若彼知之乃是離之

此一句其精微當著眼看凡有分別之謂名凡有好惡之謂情闕者見也無問無關則無所分別無所好惡矣此即無爲自然也我能無爲自然則物々各遂其生是其固然者也故曰物固自生固者固有也降猶言賜我也默者不言也賜我以自然之德示我以不言之理反身而求之已得此道躬親也自也言自於吾身求之乃得其所得矣遂相謝而去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爲心

也。夫以出乎衆爲心者，曷嘗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爲人之國者，此攪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吾土者之不知也。

自此以下至篇末，乃是莊子自鋪說一段。欲人同己而不欲其異，已是以我皆出乎衆人之上也。以己之所聞必欲衆人皆歸向而後安，則我何嘗異乎衆人？雖欲出衆而何由出衆？若謂之

獨見，則必衆人皆不知而後可。既欲人々同我，則是不如衆人之技多矣。老子曰：知我希則我貴矣。莊子又如此翻騰出韓退之論文所謂猶有人之說在，亦是此意。其心如此而欲爲人之國，是欲攪取三王之利而不知其必爲害患也。以此謀人之國，是圖僥倖也。僥倖爲心，但見有喪安得有成？但有國者未知其人而爲其所惑也。有土者有國也，指當時諸侯而言也。此意分明是譏當時歷聘遊說之士。

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

物故能物之明夫物之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
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
獨有之之人是之謂至貴

物之者有心有迹也不物者無爲而爲自然而
然也無爲則無所不爲故曰不物故能物之若
知物之不物則豈特治天下而已故曰出入
六合遊乎九州言道超乎萬物之表也操縱闔
闢於造化之間而與天爲一非人可得而二之
故曰獨往獨來是謂獨有如此則至貴矣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嚮有問而應之盡

其所懷爲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挈汝適復
之撓之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
合乎大同之而無已之惡乎得有之觀有者
昔之君子觀無者天地之友

大人至人也即獨有之人也形必有影聲必有
響自然而然也有問於我則盡吾之所懷而應
之以此對乎天下是以一身而獨當天下之大
也我爲主配爲賓無響無聲無臭也無方無迹
也撓之群動不已之兒適往也挈提也汝指舉
世之人也復歸也挈舉世之人而往歸之於撓

撓之中言雖出世而不外於世間者是出世
間非二法也無端無始也無旁四面皆無極也
出入而遊乎其間日々如是而不見其所終安
知其所始故曰與日無始以形軀而論贊之合
乎天地之間皆同此身也故曰合乎大同頌贊
也我身既與萬物皆同則不得而自私是無已
矣既已無已則何者爲有即龐居士所謂空諸
所有勿實諸所無也昔之君子但見其有與天
下爲友者方見其無其曰昔之君子者自堯舜
而下皆在其中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
而不可不爲者事也廣庶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
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
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
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爲者天也

觀此一段莊子依舊是理會事底人非止談說
虛無而已伊川言釋氏有上達而無下學此語
極好但如此數語中又有近於下學處又有精
粗不相離之意以道爲貴則物爲賤矣人豈能
遺物哉故曰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任用也以

道爲貴則在人者卑矣然豈能離人而獨立哉
故曰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因相依也匿隱也
晦昧也明白者道也以事對道事則晦昧矣然
豈能盡遺世事哉故曰匿而不可不爲者事也
道者精也法者粗也法豈能盡棄哉故曰麤而
不可不陳者法也言義則去道遠矣而義豈可
去哉故曰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道無親疎仁
則有愛雖非至道而豈能遺仁哉必推廣之故
曰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禮節文似於強世而
不可不爲有故曰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禮儀

三百威儀三千豈一日一人之力可爲故曰積
德人所同得也雖與世和同而有當自立處豈
得與人同故曰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中和同
也一於自然者道也然而有當變易處豈容執
一而不變故曰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不可
知之謂神天之所爲皆不可知人事不可以不盡
豈可盡委之不可知哉故曰神而不可不爲者
天也

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
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

諱接於事而不讓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
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爲也而不可不爲不明
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
道者悲夫

不助者不容力也在於人者不容不爲而以道
眼觀之則雖爲之而不容力故曰觀於天而不
助此助字與助長字同不累者不累積以高也
累積以爲高則是容心不自然矣累音壘不謀
者無計度之心也不恃者不自以爲恩也會聚
也積不化也不積則化矣薄逼也近也所行雖

近義而不自以爲有曰集義則不化矣不諱者
不拘忌也應々接也拘於禮文則有所謹避可
行則行隨事而應接之故曰應於禮而不諱讓
退縮之意也接事之間直情經行無所退縮故
曰接於事而不讓以法齊物雖紛雜之中而有
簡直之意故曰不亂民雖可恃而不輕我以倚
重之物雖可因而不去本以就末幹轉從上數
句到此已盡却又提起一物字曰物莫足爲也
而不可不爲此物字即是精者爲道粗者爲物
事々物々皆在其中矣若以道心觀之皆不足

爲然而有不可以不爲此便是人心處觀此一句則莊子豈不知精粗爲一之理者又曰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言世間之事雖不可不爲而必知自然之理則可不明於天理之自然則在我之德不純一矣不通於道即不明於天也無自而可者言無往而不窒礙也上言不明於天不通於道到此結處又曰不明於道則知不明於天不通於道兩句只是一意

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爲而貴者天道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

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此兩行最妙最親切於學問但讀者忽而不深求之無爲而尊者天道之自然也有爲而累者人道之不容不爲者也上句便屬道心下句便屬人心此一累字便與危字相近主者天道是以道心爲主也臣者人道是使人心聽命也此臣主字不是朝廷君臣從來讀者只作君臣說誤矣此是一身中之君臣齊物論曰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當如此看可也莊子之書大抵貴無爲而賤有爲前兩轉既說有爲者

不可不爲又恐人把有爲無爲作一例看故於此又曰天道與人道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開闔抑揚前後照應若看得出自是活撥之地但其言語錯雜鼓舞變化故人有不能盡知之者兼其間如遠而不可不居者義親而不可不廣者仁此語不入聖賢條貫所以流於異端須莫作語孟讀方可自賤而不可不任以下至不可不察也此莊子中大綱領處與天下篇同東坡以爲莊子未嘗譏孔子於天下篇得之今日莊子未嘗不知精粗本末爲一之理於此篇得之

更有一說聖賢之言萬世無弊諸子百家亦有說得痛快處且如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道舉而措之天下之民謂之事業又曰見乃謂之像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何嘗不說精底何嘗不說粗底說得如此渾成便自無弊樂軒曰儒者悟道則其心愈細禪家悟道則其心愈粗此看得儒釋骨髓出前此所未有也如莊子此段把許多世間事喚做卑喚做粗中間又著箇不可不三

字似此手脚便斃了便無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氣像若分別得這麤細氣像出方知樂軒是悟
道來是具大眼目者他人闢佛只說得皮毛他
既名作出世法又以絕人類去倫紀之說闢之
何由得他服

莊子外篇在宥第十一

莊子外篇天地第十二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
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
天下無爲也天德而已矣

其化均者言皆是元氣也治主也萬物雖多主
之者一造化而已人卒雖衆其主君也猶言天
無二日民無二王也天之與我者爲德我能推
原其德之初皆自天而成之則人力無所加矣
爲人君者能知乎此則無爲而順自然矣無爲
自然便是天德玄遠也玄古猶遠古也

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定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々兼於義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

天地之間有氣則有聲有聲而後有名名之爲君則天下之分定矣此自天地之初纔有聲時便自定了此是自然底故曰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定言聲也道自然也既有此分則自有君臣之義便是卑高以陳貴賤位矣之意故曰以

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天下之事非一人所能用於世者多隨其能而盡其職其所以能者亦天與之蓋天生許多人出而做許多事故曰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萬物之間未有不對者有寒則有熱有雌則有雄有上則有下有前者則有後有左則有右箇々相應皆出自然故曰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此四句最妙其語甚純粹天能覆能生地能載能成同此德也通同也萬物之間各有自然之理行乎其中故曰行於萬物者道也上之所以治者如禮樂刑政皆

治之事也事之中各有藝業隨其所能者人之技也道德精者也事與技粗者也無精無粗皆出於自然則技即事事即藝即德即道道即天故曰技兼於事兼於義兼於德兼於道道兼於天兼者合二爲一之意義合作藝因聲同故傳寫之訛耳

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爲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伏

畜天下即孟子所謂以善養天下者我無欲則

天下自然足我無爲則天下自然化我能靜則百姓自然定淵靜澄靜也萬事不過一理故曰通一而萬事畢得於我者苟能無心則非特人伏之鬼神亦伏之記曰猶傳有之也此語上世所傳故莊子舉以自證此五句極純粹上三句與老子啓同

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故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無爲之之謂天無爲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

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爲萬物逝也。

夫子言其師也。剗心者。剔去其知覺之心也。去此知覺之心而後可以學道。天自然也。爲之以自然。則謂之天得於己者。不言喻。故曰無爲言之。之。謂德無爲言者。謂無所容言也。異者亦同。故曰不同。之。如此大矣。崖異有迹也。寬綽然也。物之不同而我皆有之。故曰有萬不同之謂富。即萬物皆備於我也。紀條理也。所執之德小。

大有序。各有條理。故曰執德。謂之紀。卓乎如有所立德之成也。循其道而行。則無所不備。備道全美也。完全也。外物不足以動其心。則在我者全矣。故曰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十者。天德仁大寬富。紀立備完也。韜藏也。包括萬事而無遺。皆歸於心。此心之大無外矣。故曰韜乎其事。心之大也。逝者往也。逝者如斯之逝也。萬物往來不窮而吾與之爲無窮。故曰沛乎其爲萬物逝也。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抱一世之利。以

爲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爲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藏金於山藏珠於淵富藏於天下也不近者遠之也不以壽夭爲哀樂不以窮通爲榮辱醜字下得便勝辱字一世之利與一世共之不抱以爲我之私分人亡弓人得之亡意也雖王天下不自以爲尊顯黃屋非堯心之意也曾中之明照乎天地以此爲顯故不以王天下爲顯也聚萬物而歸之一理故曰一府死生亦大矣而無所變於已視之若一也故曰同狀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濇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淵乎其居靜也居者不動也定也濇乎其清不混不雜也金石之鳴亦自然之天也故曰金石不得無以鳴言鳴底便是道也然金石雖有聲非人考之擊之則不鳴人之考擊亦是天機也此兩句又是一般道理乎猶前所謂庸詎知吾所謂天者非人乎所謂人者非天乎故曰萬物孰能定之天非人不因人非天不成亦是此意但於此書文字說得奇耳

夫王德之人素逝而耻通於事立之本原而智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邪蕩々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從之乎此謂王德之人

王德者言有王天下之德也素逝者以素朴而往猶易言素覆往也事々無不爲無不能而不以此爲名故曰耻通於事本原萬物之初也智通於神至誠如神也採取也物有取於我而後其心應之故曰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採猶咸也

出猶應也萬物皆造化之所生凡有形者皆同此道也然非自得於我則此道不明言不知也下句生字言我受天地之中以生也存我之形以窮究其姓生之理立我之德以明其自然之道此非聖人不能也蕩々乎言其大也忽然出首出庶物之出也勃然動不得已而起之意也萬物從之是聖人作而萬物覩也

視乎冥々聽乎無聲冥々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

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

冥々無形之地也視於無形而其見曉然即恍
兮惚兮其中有像也人皆以爲無聲而我之所
獨聞如八音之相和所謂非見彼也自見而已
矣非聞彼也自聞而已矣深之又深入玄入妙
也而又能應乎物言能精能粗也神無形也精
氣也以無形而見之有氣形上形下之意也存
於我者虛而應於物也無已是以至無而供萬
物之求也時騁時出而用也要其所歸宿不可
以一定言或小或大或長或短或遠或近便是

時中之意脩遠合作遠近其意方足今日脩遠
脩即長也分明是箇近字意或是上面既曰小
大長短此言脩遠則近亦在其間不然則是筆
快失檢點處但此兩三段散語文字精甚他人
如何有此筆法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
遺其玄珠使智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
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索之得之黃帝
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此段言求道不在於聰明不在於言語即佛經

所謂以有思惟心求大圓覺如以螢火燒須旆
山却粧出一段說話如此玄珠道也知々覺也
離朱明也喫詒言辯也象罔無心也知覺聰明
言辯皆不可以得道必無心而後得之此等譬
喻也自奇絕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
倪々々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
天乎吾籍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
缺之爲人也聰明叡智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
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

之配天乎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
且尊智而火馳方且爲緒使方且爲物駭方且四
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
夫何足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爲衆父而
不可以爲衆父々治亂之率也北面之禍也南面
之賊也

段々是撰出愈出而愈奇若此一段謂外篇粗
於內篇可乎配天猶書云殷禮陟配天也言王
天下也要邀致之也圾危也殆亦危也聰明叡
智性也給捷也數急也敏見快也應事之間以

其性之敏故應之捷給此其過人處也脩人事以應天理故曰以人受天審明也禁過猶持心而未化也知過之由生則不待禁止之矣乘人而無天言盡其有爲而不知無爲也乘行也行其在人之事故曰乘人身我也以我對物故曰本身而異形火馳如火之馳言其急也自尊尚其知而急用之故曰尊知而火馳緒未也爲末事所役而不知其本故曰緒使叢脞之意也物絃爲事爲物所拘礙也物隨四方而來顧視而應之故曰四顧而物應事々而應合度其宜故

曰應衆宜爲物所汨而失其自然之常者非能定而應也故曰與物化而未始有垣化爲事物所變動也常一也未始有常無定也一箇彼且七箇方且古今以來郡得這般文筆雖然又轉一轉言其雖未可以配天亦有可尊處一族之聚必尊其祖故曰有族有祖只此等間四字下得亦奇衆父者出於衆人而可以爲其父也謂其高一世也衆父之父則高又高矣衆父之父天也自然者也率將師也言此人之用於世亦可以致治亦可以致亂北面臣也南面君也言

以此爲臣道以此爲君道皆有患害故曰北面之禍也南面之賊也

堯觀乎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汝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汝爲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富壽多男人之所欲也學道者則以爲不足介

意莊子却如此翻說越見他高處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即是孩兒隨地便有衣食分劑山谷所謂百草愁春雨是也富而使人分之言各付諸人也

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間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于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

鶉居無定所也鷇鳥初生者也其母哺之雖食而非自求也言無心於食也鳥行飛也無彰無

迹也隨所寓而無戀著也與物皆昌者物與我各得其生也脩德就間邦無道則隱也厭世而上僊解脫之意也白雲帝鄉虛無之上也三患少壯老也撈嚴經恒河水之喻便是三患身常無殃自樂也上言壽富多男子下却倒說壽既在後其辭又多此亦文之機軸也

封人去之堯隨云曰請問封人曰退已

堯猶欲問而封人不知答但曰退已猶言你去休接興趨而辟荷蓀丈人到則行矣伊川不得與同舟者言皆此機關也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爲諸侯而畊禹往見之則畊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爲諸侯堯授舜舜授禹而吾子辭爲諸侯而畊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偁乎耕而不顧

此段又言世變愈下一節不如一節在禹時不如堯舜矣無落吾事者落廢也言吾不暇與汝

言恐廢吾耕事也。俚々低首而耕之狀，堯不賞不罰。今子嘗罰而民不仁，其意蓋言賞罰不如無亦如必也。使無訟之意，却借堯舜禹之名以言之。

泰祖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脩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々乃大。合喙鳴，々々合與天地爲合，其合緡々，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乎大順。

泰初造化之始也。所有者只是無而已，未有个有字也。有猶無之，則安得有名？此乃一之所由起也。此一字便是無字，故曰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則有々矣。凡物各有其有，皆德也未形者，言一所起之時也。若有分矣，而又分他不得，故曰且然無間，且然猶且也。且字下常添一字無間，便是渾然者有分，便是粲然者。此命字即天命，謂性之命，留動而生物，元氣之動運而不已，生而爲物，則是其動者留於此，故曰留動而生物，留動二字下得極精微。莫艸草看動陽也，留

動靜也靜爲陰此句便是有陽生陰成之意物得之而生既成物矣則生々之理皆具以元氣之動者而爲我之生者此謂之形也看侗形字却如此說實他書所無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此一句便是詩有物有則便是左傳所謂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有動作威儀之則也形體氣也氣中有神所謂儀則皆此神爲之便是性中自有仁義禮智之意若以吾書論此四句第一句德字却是性字却是性之用矣所也道此書字義當作一眼看惹脩反德者言脩此性以

復其自然之德德既至矣盡矣則與無物之初同矣反德猶言復禮也至極至也同於無物之初則虛矣虛則大矣既虛而大則有不言之言合喙者不言也鳴者言也以不言之言如此下三字便是他奇筆處下面却翻一轉又曰喙鳴合此合字又與上合字不同矣言此喙之鳴既以不言而言則與自然者合矣以此自然合則與天地合矣故曰喙鳴合與天地爲合緡々猶泯々也泯々然若愚若昏形容此合字也此乃謂之玄妙之德則與大順同矣大順即泰初自

然之理也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猿狙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又非其所以也有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爲忘也忘已之人是之謂入於天若相放帝王同條共貫之意以我之可明彼之

不可以我之然明彼之不然辯者之言雖曰堅白同異紛々多端我能分辯之若懸於天宇之間謂能曉然揚而示人也離分折也胥易技係解已見前篇成思者爲人所繫縛而成其愁思也自山林來者言爲人捕而來也前曰執繫此曰執狸繫此曰執狸繫字誤也所不能聞所不能言即性與天道不可得聞之意有首有趾言人之頂踵同也無心無耳言其無知無見也無形無狀自然而然者於形而下者見形而上者即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也此一句下得

亦奇盡無者言世無此人也動止起居也廢起窮達也言起居死生窮達之間皆有自然而然者人皆知動止死生廢起之爲動止死生廢起而不知其所以爲動止死生廢起者也退之送文暢序曰江河所以流人物所以蕃亦有所見之言但今人等閑讀過了治者治事之治也人事者人事也因人事而治之則我無容心故曰有治在人非惟忘物併與天亦忘之此謂之忘已忘已者無我也入於天者入於自然也猶前曰入於非人也上曰忘乎天此曰入於天入則

與天爲一矣性其忘而後能爲一也但應帝王曰未始出於非人未能忘乎天也未始入於非人出乎造化之上也與此入乎天之語又異此皆其鼓舞處不可執著執著則難讀莊子矣

將問藐見季徹曰魯君謂藐也曰請受教辭不獲禽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技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々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螂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爲處危其觀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將問藐觀々

然驚曰。菟也。沘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

薦陳也。請以所言陳之。援出公忠之屬。舉賢也。無阿私無偏黨也。輯安也。局局笑之貌也。螳螂怒其臂以當車轍。言力小不足以任此大事也。曰怒而飛曰草木怒生。此言怒臂。莊子喜下一個怒字。其自爲處者。言其自爲所處之地如此。則似危其觀臺以示於人人。將往而歸之。則投足而來者愈衆矣。多物人物之多也。意言名聲愈盛而世之趨者愈衆。則自累矣。觀之驚之貌。

聞此言而無所知。故曰沘若於夫子所言風者。遺風之風亦猶曰言其略也。

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爲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

搖蕩者轉移也。賊心有爲之心也。獨志獨得之志。朝徹見獨之獨也。民既成教而易其習俗。皆滅去私心而進於道。但如生知之恙。自有而不知爲上之化。故曰不知其所由。笑以堯舜爲高。

而以我次之故曰兄堯舜之教而弟之謂堯舜
豈能勝我今不在堯舜之下却下句如此也是
好奇溟滓有低頭甘心之意民字即是人字言
凡人能如此則豈肯兄堯舜之教而自處其下
也同乎自然之德則其心安矣居安也欲者聖
人欲其民如此矣也

子貢南遊方楚反於晉適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
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擗擗然用力甚多
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
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爲圃者仰而視之曰柰

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沃湯其
名爲槩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
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
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
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
瞞然慙俯而不對有間爲圃者曰子奚爲者邪曰
孔丘之徒也爲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子
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
忘汝神氣墮汝形體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
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

畦間鑿隧爲水溝也抽授也洑湯洋溢而湧出也言取水之易也此數句形容得桔槔自好機械器也用之則爲機事所以用之者心也有機心則純白不備言不純一虛明也神生不定不能抱靜主一也道所不載言不能載道也要求學問工夫這般處皆當子細體認子奚爲者猶論語曰奚自也擬聖言慕聖人也於子自大之貌獨弦哀歌言人不知而自誦自說賣名沽名也獨弦哀歌譬喻說也比之擊磬於衛則非矣忘汝神氣猶曰黜其聰明也隨汝形體即忘

已也汝能如此猶尚庶幾不然身且不治何能治人此譏吾聖人之言無乏即無落也

子貢卑陬失色頊々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爲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爲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沈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

卑陬慙惡之貌頊々自失之貌不自反言不復其常也天下一人言孔夫子也事求可可爲則爲也力少而功多便是桔槔之類徒獨也今其人獨不然言漢陰丈人也託其生於世雖所行亦與人同自不知其所往即浮游而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也故曰託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淳備純一渾全沈乎無形迹之貌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言此人心中心無功利機巧之事也此忘字與亡同無也

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爲雖以天下譽

之得其所謂警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

夫人者指漢陰丈人也不以毀譽爲損益譽且不顧而况毀乎所言行於世曰得其所謂所言不行於世曰告其所謂風波言爲世故所役而不自定也

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脩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爲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

固驚邪。且渾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假大也。假脩大脩也。渾沌氏即天地之初也。術
道也。識其一者所守純一也。不知其二者言心
不分也。內本心也。外々物也。明白則可入素素
者。素朴也。無爲則復歸於自然之朴體。恙全其
性也。抱神一也。汝將固驚邪。固宜也。言汝未知
此道宜乎驚異也。

謬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
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爲焉。曰。夫大壑之爲
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

夫子無意于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謬芒曰。聖治
乎。官施而不告其宜。拔舉而不告其能。畢見其情
事而行其所爲。行言自爲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
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

大壑大海也。橫目之民。撰出此等字以形容世
人也。遊於大壑者。言世間不足觀。將觀於海也。
官施不告其冥。隨所職而各當其任也。拔舉而
不失其能。無遺才也。情事實事也。盡見事々可
爲之實。順其所可爲者而行之。故曰畢見其情
事而行其所爲。所言皆是自爲不爲人而

爲也天下自然化之自爲者爲己非爲人也手
撓之動也言舉其手隨所顧而指之民莫不應
書曰惟動不應後志是也手撓顧指之麾拱揖
之意聖人之治天下如此意謂古帝王也
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
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爲悅共給之之爲安起怙
條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
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
所從此謂德人之客

居行動靜也動靜無所容心故曰居無思行無

慮也不藏是非美惡佛家所謂不思善不思惡
也共利共給與人全樂之意怙乎悵然之貌若
嬰兒失母若行失道皆言其無意人世有不得
己之意財用飲食皆致之不問言無心也德人
比之聖治高一層矣

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
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
上神言其神騰躍而上也出乎天地之外日月
之光反在其下故曰乘光與形滅亡言雖有身
似無身矣照曠者言六昭晰也致命極乎天命

也盡情者盡其性中之情也此情字與孟子乃
若其情則可以爲善同以天地之道自樂而萬
事無所累於我故曰天地樂而萬事銷亡復情
復於實理也萬事皆復於實理則與我爲一矣
混冥卽混淪也卽所謂渾沌氏也神人比之德
人又高一層如此分別蓋謂古帝王之上更自
有不可及者

門無鬼與赤張滿臂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臂曰
不及有虞氏乎故雖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
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臂曰

天下均治之爲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爲有虞氏之
藥瘍也禿而施鬢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父
其名燠然聖人羞之

滿稽之言以征伐不及於揖遜因無鬼之問又
併與有虞氏非之言天下皆願於治因有虞氏
治之而反以爲累也無瘍何以藥不禿何用鬢
不病何用醫蓋言喚作治天下便是病了無爲
而治則無病也孝子爲父操藥其色終是不樂
不若父之無病也故聖人以爲有心於治天下
則可愧矣其言雖不正譬喻處亦奇特脩進也

與羞同古字通用羞之羞耻也

鹿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爲義相愛而不知以爲仁實而不知以爲忠當而不知以爲信蠢蠢而相使不以爲賜是故行而無跡事而無傳

舉世淳一未有賢能之名故曰不尚賢不使能標枝枯枝也但見其枝不見其葉故曰標枝野鹿標枝皆是無情無欲之喻端正脩身也相愛相親也相與以實誠也由心之謂忠當事者得其當也端正而下四不知言當時未有仁義忠

信之名也蠢蠢有生之民也相使相友助也不以爲賜者不以爲恩也行而無跡事而無傳是當時未有是非毀譽之事也此皆形容太古之世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未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不謂之導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已導人則勃然作色謂已諛人則怫然作色

而終身導人也終身諛人也

不諛不諂能諫其君父也隨其所言以爲然隨其所行以爲善不知諫者也在君親則以諫者爲是以不諫者爲非而我之於世隨其所謂善者而善之隨其所謂是者而是之則世俗反嚴於君親乎此意蓋言今人之所謂道皆世俗之所同是者非獨得於已而與造物爲徒者也導順也諛諂也我之所謂道只與世俗同則是我之所爲亦導諛世俗而已矣若人加以導諛之名則我必不悅而終身所爲不免導諛言其不

能異於世俗也聖人以天下通行者爲道而莊子以爲道必出於一世之上故以古之帝王與聖賢皆作下一等看乃如此發明一段筆勢灑灑信不可及然其言亦太過矣

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竺垂衣裳設綵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諛與夫人之爲徒迥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

合其譬者言合天下譬喻以立說也飾辭者言脩飾其言辭也聚衆者言聚天下之學者而歸已也觀其初心要高於一世要其終也不能離

於當世之人是其終始本末不相照應矣故曰
不相坐猶不相當也垂衣裳設綵色動容貌言
儒者之衣冠也采色文章也循々以誘誨學者
故以爲媚一世此皆譏吾聖人之意已之所是
學於我者皆以爲是已之所非學於我者皆以
爲非學於我者皆流俗之庸人也我之是非與
彼通同則亦流俗之人矣既與庸人爲徒而不
自謂爲庸人是至愚而無見者也莊子之意蓋
以其所獨得者人皆不知故已與人異遂有此
慎悱之言非正論也

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
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
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
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所嚮不可得也
不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揚皇夢則嗑然而
笑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
也以二缶鐘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
予雖有所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
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
終身不解不靈只言其不自知也所嚮趨嚮也

三人同行而二人皆感猶且勞苦而行不至今
天下皆感於其說我雖獨有所趨嚮何以回一
世哉此予字莊子自道也折揚皇琴里巷之曲
名也大聲古樂也喻其至高之論也不止於衆
人之心者與之說不入也折揚皇琴此世俗言
也俗言勝則至言隱矣垂踵者垂其足而坐不
肯行也二缶踵感者即前二言人感也所適不
得即前言勞不至也傳寫之誤以垂爲缶以踵
爲鐘皆不可解以前句證後句合作垂踵分明
知其不可得而強之又一感也此自歎之言謂

我既知其不可告語而欲強以語之是我又添
一感也釋之舍去也不推不必推說也比近也
付之不言則不近於憂矣此自解之言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々然唯恐
其似已也

厲人惡人也中間添一之字猶前言驪之姬也
此是其文法也惡人生子恐其似已是自知其
惡也彼且自知而世之感者皆不自知則不如
厲人矣以前面大感終身不解大愚終身不靈
又如此譬說兩句而不結斷此皆是弄筆處

百年之木破爲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恙均也且夫失恙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憊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雖跂自以爲得非吾所謂得也得者困可以爲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爲得矣

其斷在溝中者破爲犧樽之餘者也同此一木

或爲犧樽或棄溝中榮辱雖不同必竟皆是枯木矣此與臧穀亡羊處意同五色五聲五臭五味皆人力爲之故以爲亂性以此四者與趣舍並言所以抑之也困憊衝逆人也中顙自鼻而通於顙也濁口汙其口也厲爽乖失也趣舍是非好惡也以趣舍而汨亂其心則自然之恙失矣故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楊墨之學趣舍滑心者也而乃自以爲能彼以其說自困而乃曰自得以此爲自得則禽獸在籠中亦爲自得矣貶之之甚也濁口一本作囁非

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鵠冠搢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纏繳睨々然在纏繳之中而自以爲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約在於囊檻亦可以爲得矣

以其趣舍形諸言語見諸顏色與人爭是非曾次爲之梗礙故曰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鵠冠搢笏紳脩是儒者之服也衣服必以禮強自拘束故曰以約其外搢笏執也紳脩長帶也其在於內也支塞充盈如柴柵然言曾中不自在也外爲禮文束縛如罪人被束縛然纏繳繩縛

也睨々目視之貌人見其自苦如在束縛之中而彼自以爲得是罪囚之人與囊檻之虎亦以爲自得乎極口以詆揚墨亦已甚矣交臂束其手也歷指繩縛其手而指可數也囊與檻並言亦猶俗言胡孫入布袋也

莊子外篇天地第十二



莊子肅齋口義卷之四

